



一年好景在 今秋

编者按：

秋的美，是王勃笔下的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是苏轼的“一年好景君须记，最是橙黄橘绿时”，是胡伊眼中的“黍稷闻皆秀，鸡豚喜渐肥”。如今，秋在文人眼里，也有独属于它的诗意和温情，或是秋雨清爽可漫步，或是能闻儿时桂花香，或是又见芦花作雪飞，或是关外“炉”上有深秋……凉风徐来，人间尽是秋色。

桂花落了一肩秋

◎ 马英闵

风乍起，吹皱一池秋水，也吹落了满树的金黄。细碎的花粒，像星星点点撒落凡间的流萤，带着馥郁的香气，轻轻地，落在了我的肩头。恍惚间，岁月的风铃被轻轻敲响，记忆的画卷徐徐展开，那些被桂花香气浸染的过往，如陈年佳酿，在心头泛起阵阵涟漪。

记忆里的故乡，总是与桂花香气密不可分。青砖黛瓦的老宅院里，种着一棵高大的桂花树，枝繁叶茂，如同一把撑开的碧绿巨伞。每到金秋时节，满树金黄，细小的花朵簇拥在一起，像一颗颗金色的米粒，散发着浓郁的甜香。那香气，清甜却不腻，浓郁却不俗，仿佛能渗透到人的骨子里，让人沉醉其中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儿时的我，最喜欢在桂花树下玩耍。我会和小伙伴们一起，用竹竿轻轻敲打树枝，让金色的花雨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，然后张开双臂，去迎接这场香气的洗礼。我们还会把落下的桂花收集起来，用针线串成手链、项链，戴在身上，走到哪里都弥漫着淡

淡的香气。那是独属于童年的快乐，简单而纯粹，像落满桂花的秋千，在时光的流逝中，轻轻摇曳。

外婆心灵手巧，总能变着法子用桂花做出各种美味的食物。桂花糕、桂花糖、桂花酒……每一样都香甜可口，让人回味无穷。我最爱的，是外婆做的桂花蜜。她会将新鲜采摘的桂花，一层层铺在玻璃瓶里，再淋上清澈的蜂蜜，密封腌制。等到桂花的香气完全融入蜂蜜，便成了琥珀色的液体，舀一勺，放在口中，香甜软糯，唇齿留香。那是家的味道，是爱的味道，温暖而甜蜜，即使时光流逝，也依然清晰。

长大后，我离开了故乡，去往远方求学、工作。繁华的都市，车水马龙，却再也闻不到记忆中那熟悉的桂花香气。每当秋风起，看到街边偶尔出现的桂花树，我总会停下脚步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试图从那淡淡的香气中，寻找一丝故乡的味道，一丝童年的回忆。

今年，我收到了远方朋友寄来的礼物，

打开一看，是一盒精美的桂花糕。那一刻，我的鼻子酸酸的，眼泪差点夺眶而出。我知道，朋友是懂我的，他知道我有多么怀念故乡，怀念那熟悉的桂花香气。

如今，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。每到秋天，我都会带着孩子去公园赏桂花。我会指着树上的金色小花，告诉他，那是桂花，它很香很香，就像外婆做的桂花糕一样香。孩子好奇地闻着桂花的香气，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到了儿时的自己，在桂花树下快乐地玩耍，无忧无虑。

桂花落了一肩秋，也落在了我的心上。它盛开着故乡的记忆，盛开着童年的快乐，也盛开着对未来美好的期盼。我知道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故乡的桂花香气，都会一直伴随着我，温暖着我，指引着我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就像那句诗里写的一样：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”纵然花开花落，四季更替，但那份美好，那份感动，将会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五彩池

第781期

“炉”上深秋

◎ 肖春荣

10月，东北已经和严寒的冬季挂钩了。当山海关以南的人还在纠结要不要穿秋裤时，我们已经棉衣加身，火炕一天烧“三顿”了。我小时候，在乡间，夏天为了去除炕上的潮气，要在早上做饭时烧一次炕。进了十月后，天气渐冷，做午饭和晚饭时也要烧火炕，有时赶上雪天，气温骤降，还需将屋里的火炉生着。

我小时候就盼着秋天的第一场雪，因为下了雪，父亲便领着我们去屯子里的徐二爷家过雪天。徐二爷会在这天将屋里的火炉生着，炕也烧得热热的，老早就站在大门口等我们。

父亲会从家里带一瓶酒，到肉铺割半斤五花肉，到了徐二爷家，让徐二爷放点豆角、土豆、粉条和五花肉一炖，别提多香了。

徐二爷籍贯山东，也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，我记事起，他就是一个人的生活，逢年过节，父亲总请徐二爷到我们家吃饭，唯独秋天的第一场大雪，父亲要去徐二爷家喝酒。

徐二爷比父亲大三十多岁，但父亲和他却非常谈得来，徐二爷说起自己的“想当年”，父亲听得津津有味，虽然我都听过好几次了，特别是徐二爷喝了一壶酒后，说的

那些车轱辘话，我都会背了，但父亲还像第一次听一样感觉新鲜。徐二爷见父亲喜欢听，讲得更卖力了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，我和弟弟困得实在受不了，便在徐二爷家睡了。第二天醒来，屋里还热腾腾的，在徐二爷家睡觉可比在我们家睡觉暖和多了。父亲说，那是徐二爷怕我俩冷，一夜未敢睡沉，不停往火炉里加玉米核，烧了整整一箩筐。

我十岁那年，徐二爷去世了，从此，秋天的第一场雪，再也没有那么暖的房子，这一天，也变得稀松平常。我问父亲，为何徐二爷一走，也把过头雪天的节日带走了呀？父亲说，因为这个节日是为徐二爷而制定的，他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房子里，秋天的第一场雪，是严寒的第一站，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寒冷还有些不习惯，我们去他家做客，他才有心情把屋子烧得暖暖的，第一个雪天暖和了，以后的风雪天就好过了。

想起白居易的诗，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在风雪飘飞的傍晚邀请朋友来家喝酒，共叙衷肠，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，父亲懂得徐二爷的心思，便有了深秋头场雪的约定。

秋日雨中漫步植物园

◎ 安宇影

刚下过一场雨，天气变得格外寒冷。推开窗户，一股冷风扑面而来，空气变得清新而冷冽。我喜欢在这样的天气去植物园散步，这样的冷空气让人神清气爽。

从我家到植物园有三公里，我常常步行前往。

路两旁的木槲树叶子已快掉光，只剩下几片半黄半绿的叶子挂在枝头，枝条弯弯曲曲，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。我不禁感叹，如果能把它画下来，那该多好啊！

半路上，一个骑三轮车的师傅停下来问我：“坐三轮儿吗？”我微笑着摆摆手：“不用，谢谢。我专门出来散步的。”

迎面走来一位老大娘，手里提着一个篮子，篮子里装着几根大丝瓜。她仿佛在提着整个秋天，步履蹒跚却充满韵味。

路旁的灌木丛依旧浓绿，点点金黄点缀其中，宛如栖息的小蝴蝶，那是悄悄变黄的叶子。这样的画面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临摹下来。

抬头望见天空呈现出浅白色，浅浅灰色中透着一点玉白，让我不禁想起了“月白色”。这个词让我想起了白先勇的一篇小说《玉卿嫂》，想起了玉卿嫂那月白的衫子，温婉而动人。

天上时不时落下几滴雨，但我带着伞，并不担心。如果真的下起来，正好可以在雨中游园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雨点越来越密，地面很快就被打湿了。我撑开伞，雨点打在伞上，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宛如一首悦耳的曲子。走在静谧的园中小路上，听着雨伞上滴滴答答的雨声，我

沉醉其中。雨中的园子格外宁静，这滴滴答答的雨声愈显轻灵。啊，我似乎很多年没有这样在雨中行走了，很多年没有这样安静地聆听雨声了。

植物园是一座开放性的园子，无需门票，四面八方皆可进入。园内绿树成荫，四季鲜花不断，是散步休闲的绝佳去处。

我沿着石阶小路深入园中，远处传来园林工人修剪草坪的机器轰鸣声。草坪上黄色的枯草被修剪掉，散发出浓郁的青草味，沁人心脾。这一刻，我仿佛回到了故乡的原野，回到了草木葱茏的夏天。

不远处，有一排高大的栾树。树下，红色的“小灯笼”落满一地，远远望去，犹如春日里满地的落英。几个小朋友捡起地上的“小灯笼”，看了又看，争论不休，分不清这究竟是栾树的花还是果，叽叽喳喳个不停。

其实，这是栾树的蒴果。早在初秋，黄色的小花朵就逐渐绽放，花瓣极细小，与桂花有几分相似，但整串花束明晃晃的，极为耀眼，满树金黄。栾树的蒴果由三个果瓣围成，初期呈浅绿色，带着些许红色，成熟后变为鲜艳的酱红色，宛如大串的小灯笼挂在枝头。因此，栾树又被称为“灯笼树”。清代吴其濬在植物学著作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，对栾树有如下描述：“绛霞烛天，单瓣照袖。先于霜叶，可增秋谱。”

漫步于秋日细雨中的植物园，我邂逅了久违的宁静与美好。愿此景此情长伴吾身，温暖我心，岁岁年年，如诗所云，“秋风细雨润心田，宁静致远美无边。”

快递来的“秋天”

◎ 马星雨

前几天，闺蜜翻看手机日历，提醒我：“你奶奶又快给你寄柿子和红薯了。”果不其然，过了两天就收到了奶奶寄来的快递，有柿子饼、土豆和红薯做的蛋黄酥，还有桂花糕，这些都是奶奶自己做的，为了跟上“潮流”，奶奶还学会了用手机搜索美食做法，然后学着做。

什么时节收获什么庄稼、果蔬，柿子是奶奶上山摘的，红薯是自家地里种的，桂花树是院子里栽的，都是就地取材，奶奶用尽心思把它们做出花样，寄来让我尝尝鲜。当然了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宿舍的姐妹们也和我一同分享奶奶的劳动成果，她们都夸奶奶是位美食家，时间一久，她们也摸透了奶奶快递美食的规律，每逢二十四节气和一年中的大小节日就静等奶奶的美食快递。

姐妹们常常能根据节气或者节日猜对一些食材，至于成品，她们经常猜不对，比如，她们猜中了红薯、柿子，却没猜中奶奶会做柿子饼和红薯蛋黄酥。奶奶年年秋天都给我寄柿子和红薯，但每次的做法都不同，我

开快递就像开盲盒，只有打开了才知道里面的“惊喜”。

这个秋天，奶奶给我快递投喂过熟玉米、花生、苹果、梨、栗子，还给我寄来过螃蟹和烤鸭，只要家里吃啥好吃的了，奶奶一定留出一部分快递给我。我告诉奶奶，不用老给我快递吃的，现在超市和饭店这么多，想吃啥都能买到。奶奶说：“那不一样，外面的食物没有家的味道。”

毕业后，我和闺蜜结伴在外工作，一起租房子住，奶奶的美食远程投喂也没停止，甚至比上大学时更频繁了。奶奶说，孩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想飞就飞吧，但飞累时，家里永远有个温暖的窝。

奶奶把整个秋天都快递给了我，让我的味蕾记住了家乡味道，我想，日后不管我走多远，舌尖都记得故乡，记得故乡的四季，记得每一个节气，记得家乡的亲人，更记得有个疼爱我的奶奶。这世间，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，奶奶将对我的牵挂都做成美食快递给我，浅尝一口，舌尖的香甜就暖入心底。



柿红秋日

许双福摄

又见芦花作雪飞

◎ 刘强

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，在此时节，天气将加速转凉。秋色深处，我想到家乡的芦花，它们以洁白的身姿，洋洋洒洒如雪飞。

父亲曾种过一片芦苇。芦苇繁殖很快，没几年就蔓延至四周，形成一片芦苇荡。待到秋后枯水期，父亲就将芦苇砍伐，削枝去叶后运回庭院，可为果蔬搭架，可作建筑材料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的多是盛开的芦花，一丛丛淡紫色的花穗轻轻摇曳，从容平静地与水交谈，与风絮语。

后来读到《诗经》中诗句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顿感眼前这片芦苇荡平添了许多诗情画意。夕阳晚照，薄雾萦绕，晚风轻拂，芦苇簌簌作响，舞动着婀娜的身姿，对着秋水梳妆。哦，芦苇荡就是父亲写下的诗行。

父亲去世后，那片芦苇荡就无人打理

了。每年霜降过后，芦苇似集体衰老，很快就满头银发，随风飞逝，宛如宋人赵友直笔下的诗句，“垂竿终日坐苔矶，两岸芦花作雪飞。”它们好像在怀念主人，约来凛冽秋风，乘风飘去，归于尘土。

听长辈们说，很早以前人们曾将芦花代替棉花，做过芦花草鞋，家乡土话叫作“草窝子”。这鞋我虽未见过，但坚信不疑，因为我知道中国古代二十四孝之一的“鞭打芦花”，就是一个与芦花助暖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。说的是春秋时期的闵子骞，遭到继母虐待，寒冬季节里，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都穿棉花缝制的冬衣，而闵子骞的冬衣里却只是芦花。由于芦花保暖效果不及棉花，某天闵子骞随父外出时被冻得无法驾车，父亲以为他是故意偷懒，怒以马鞭惩戒，直到把他的衣服打破露出芦花，才知道错怪了儿子。

现在，我客居南方，湿地公园或郊外河道边处处可见芦苇。秋天的周末，我常常去观赏芦苇，见证它扬花抽穗的过程，从嫩绿到淡紫，再焦急地等待它变白如雪。一阵北风来袭，白色的花絮便离开芦枝，随风飞越河流、公路，眨眼不见，仿佛融化于大地。

那天，我看见一只灰褐色的鸟雀，正带着羽翼初丰的幼鸟彷徨在芦苇荡的边缘。幼鸟抓在倾斜的芦苇上，它的父亲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，一定是在不停地鼓励孩子，必须在初冬到来之前，勇敢地迈出生命中最关键的一步：学会飞翔。

我想，这稠密的芦苇荡里，肯定安置着他们的巢居，巢居里面一定飘进许许多多温暖的芦花。这对鸟雀父子，一眨眼已飞过河岸，我知道它们的翅膀下，藏着同我一样的远方。